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籌飛水閣 羨陬囑漁艇斗湖塘

按：當下風儀水閣撥開兩隻方桌，擺起十六碟八炒八菜尋常便菜，依照向例，各帶相好，成雙作對的就坐。一桌為華鐵眉、葛仲英、陶雲甫、朱藹人；一桌為史天然、高亞白、尹癡鴛、齊韻叟。大家舉杯相屬，俗禮胥捐。趙二寶尚覺含羞，垂手不動。齊韻叟說道：「耐到該搭來，勸客氣。喫酒、喫飯，總歸一淘喫。耐看俚啲呀。」說時，果見姚文君來了半隻醉蟹，且剝且喫，且向趙二寶道：「耐勿喫，無啥人來搭耐客氣，晚歇餓來浪。」蘇冠香笑著，執著相讓，夾塊排南，送過趙二寶面前。二寶纔也喫些，高亞白忽問道：「俚自家身體末，為啥做倌人？」史天然代答道：「總不過是勿過去。」齊韻叟長嘆道：「上海個場花，賽過是陷阱，跌下去個人勿少哩！」史天然因說：「俚再有一個親眷，一淘到上海，故歇也做仔倌人哉。」尹癡鴛忙問：「名字叫啥？來啲陸裏？」趙二寶接嘴道：「叫張秀英，同覃麗娟一淘來浪西公和。」尹癡鴛特呼隔桌陶雲甫，問其如何。雲甫道：「蠻好，也是人家人樣式。阿要叫俚來？」癡鴛道：「晚歇去叫，故歇要喫酒哉。」

於是齊韻叟請史天然行個酒令。天然道：「好白相點酒令，纔行過歇，無撥哉晚。」適管家上第一道菜魚翅。天然一面喫一面想，想那桌朱藹人、陶雲甫不喜詩文，這令必須雅俗共賞為妙，因宣令道：「有末有一個來裏。拈席間一物，用《四書》句疊塔，阿好？」大家皆說：「遵令。」管家慣於伺候，移過茶幾，取紫檀文具撬開，其中筆硯籌牌，無一不備。

史天然先飲一獻令酒，道：「我就出個『魚』字，拈圖定次，末家接令。」齊韻叟道：「《四書》浪無撥幾個字好說哩。」天然道：「說下去看。」在席八人，當站一根牙籌，各照字數寫句《四書》在牙籌上，注明別號為記。管家收齊下去，另用五色箋謄真呈閱。兩席出位爭觀，見那箋上寫的是：

魚：史魚（仲）。烏牴魚（藹）。子謂伯魚（亞）。膠鬲舉於魚（韻）。昔者有饋生魚（鐵）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（天）。二者不可得兼，捨魚（癡）。曰：殆有甚焉，緣木求魚（雲）。

大家齊聲互讀，各飲門面杯過令。

末家挨著陶雲甫，雲甫說個「雞」字。管家重將牙籌攙亂歸筒，按位分掣。大家得籌默然，或低頭散步，或屈指暗數。那姚文君見這酒令本已厭煩，及聽說的是「魚」，忽有所觸，連飲兩觥急酒，匆匆走開。高亞白祇道他為氣悶，並未留神。大家得句交籌，管家陸續讀在箋上，云：

雞：割雞（天）。人有雞（韻）。月攘一雞（癡）。舜之徒也，雞（藹）。止子路宿，殺雞（亞）。畜馬乘，不察於雞（仲）。可以衣帛矣，雞（雲）。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（鐵）。

應是華鐵眉接令，鐵眉道：「雞搭魚纔說過哉，第三個字倒就難哩！」史天然道：「說勿出末，喫一雞缸杯過令。啥人說得出，接下去。」華鐵眉瞪目不語，矍然道：「有來裏哉，『肉』字阿好？」大家說：「好。」葛仲英道：「難末真個難起來哉！勿曉得啥人是末家。」等等管家謄出看時：

肉：播肉（鐵）。不宿肉（雲）。庖有肥肉（天）。是鵠鵠之肉（仲）。亟問亟饋鼎肉（癡）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（韻）。聞其聲不忍食其肉（藹）。朋友饋，雖車馬非祭肉（亞）。

高亞白且不接令，自己篩滿一觥酒，慢慢喫著。尹癡鴛道：「阿是要喫仔酒了過令哉？」高亞白道：「耐倒稀奇啲，酒也勿許我喫哉！耐要說末，耐就說仔。」癡鴛笑著，轉令管家先將牙籌派開。亞白喫完，大聲道：「就是『酒』末哉！」齊韻叟呵呵笑道：「來浪喫酒，為啥『酒』字纔想勿著？」大家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：

酒：沽酒（亞）。不為酒（仲）。鄉人飲酒（鐵）。博棄好飲酒（天）。詩云既醉以酒（藹）。是猶惡醉而強酒（雲）。曾元養曾子必有酒（韻）。有

事弟子服其勞，有酒（癡）。

高亞白閱畢，向尹癡鴛道：「難去說罷，挨著哉！」癡鴛略一沉吟，答道：「耐罰仔一雞缸杯，我再說。」亞白道：「為啥要罰嘍？」大家茫然，連史天然亦屬不解，爭問其故。癡鴛道：「造塔末要塔尖個呀！『肉雖多』，『魚躍於淵』，『雞鳴狗吠相聞』，纔是有尖個塔。耐說個酒，《四書》浪句子『酒』字打頭阿有嘍？」齊韻叟先鼓掌道：「駁得有理！」史天然不覺點頭。高亞白沒法，受罰，但向尹癡鴛道：「耐個人就叫『囚犯碼子』，最喜歡扳差頭。」

癡鴛不睬，即說令道：「我想著個『粟』字來裏，《四書》浪好像勿少。」亞白聽說，嘩道：「我也要罰耐哉，故歇來浪喫酒末，陸裏來個『粟』嘍？」一手取過酒壺，代篩一觥。癡鴛如何肯服？引得哄堂大笑。

正在辨論不決之頃，忽聽得水閣後面，三四個娘姨同聲發喊。大家喫驚，皆向臨湖檻外觀望。祇見釣魚磯邊繫的瓜皮艇子，被姚文君坐上一祇，帶著絲網，要去捉金鯉魚。娘姨著急，叫他轉來。文君那裏聽見？兩手挽兩枝槳，望湖心祇管蕩。

高亞白一望，連忙從閣右趕至磯頭，綽起一枝竹篙，就岸上祇一點，已縱身跳上別隻艇子，抽去楫上繩纜，隨腳蹬開。這艇子便似箭離弦，緊對文君呼的射去。到得湖心亞白照准文君坐的艇子後躺，將竹篙用力一撥，那艇子便滴溜溜的似車輪一般，轉個不住。文君做不得主，心裏自是發極，卻終不肯告饒。亞白笑而問道：「耐阿要去捉魚嘍？耐去末，我戳耐翻個船，請耐豁個浴，耐阿相信？」文君漲紅兩頰，不則一聲，等艇子稍定，仍自己蕩槳而回。亞白也調轉竹篙，相隨登岸。

文君到得岸上，睜圓柳眼，哆起櫻脣，一陣風向亞白直撲上來。亞白拔步奔逃，文君拚命追去，追至風儀水閣中，倉皇四顧，不見亞白。再要追時，齊韻叟張開兩臂，擋住去路。文君欲從脅下鑽出，恰好為韻叟攔腰合抱攏來，勸道：「好哉，好哉！看我老頭面浪，饒仔俚末哉。」文君道：「齊大人勸哩！俚要用我河裏去呀，教俚甩哩！」韻叟道：「俚瞎說，耐勤去聽俚。」

文君還不肯罷休。韻叟見高亞白在閣左簾外探頭探腦，遂喚道：「快點來哩，惹氣仔相好倒逃走哉！」亞白挨進簾內，笑向文君作半個揖，自認不是。文君發狠，掙脫身子。亞白慌的復從閣右奔出。文君追了一段，料道追不著，懷喪而歸。

尹癡鴛遂道：「文君來，倪兩家頭點將。」文君最喜是「點將」的令，無不從命。兩席乃合從開戰，纔把閑氣丟開一邊。一時，釧韻鏗鏘，釧光歷亂。文君連負兩次，玉山漸頽。大家亦欲留不盡之興以卜其夜，齊韻叟乃令管家請高亞白喫飯。管家回說：「高老爺來浪書房裏，同馬師爺一淘喫過哉。」韻叟微笑而罷。

飯後，大家四出散步，三五成群，或調鶴，或觀魚，或品茶，或鬥草，以至枕流漱石，問柳尋花，不必細敘。惟主人齊韻叟自歸內室，去睡中覺。

尹癡鴛帶著林翠芬及蘇冠香、姚文君，相與躑躅湖濱，無可消遣。偶然又至大觀樓前，見那三百盆茉莉花，已盡數移放廊下。涼棚四周，掛著密密層層的五色玻璃球，中間棕櫚梁上，用極粗纜索，掛著一丈五尺圍圓的一箱煙火。蘇冠香指點道：「說是廣東教人來做個呀，勿曉得阿好看。」尹癡鴛道：「啥好看，原不過是煙火末哉。」林翠芬道：「勿好看末，人家為啥拿幾十塊洋錢去做俚嘍？」姚文君道：「我一徑勿曾看見過煙火，倒先要看看俚啥樣式。」說著，蹓下臺階，仔細仰視。

適遇高亞白從東北行來，望見姚文君，遠遠的含笑打拱，文君祇作不理。亞白悄近涼棚，不敢直入。林翠芬不禁格聲一笑。尹癡鴛回頭見了，道：「耐兩家頭算啥嘍？晚歇客人纔來仔，阿怕難為情？」蘇冠香招手道：「高老爺來末哉，倪一淘人纔幫耐。」

高亞白舉步將登，卻又望見一人飛奔而來，認得係齊府大總管夏餘慶，匆匆報道：「客人來哉！」亞白即復縮住，轉身避開。尹癡鴛同蘇冠香、姚文君、林翠芬也哄然從東北走去。蹓過九曲平橋，迎面假山坡下有三間留雲榭，史天然、華鐵眉在內對坐圍

棋，趙二寶、孫素蘭倚案觀局，一行人隨意立定。

突然，半空中吹來一聲昆曲，倚著簡韻，悠悠揚揚，隨風到耳。林翠芬道：「啥人來浪唱？」蘇冠香道：「梨花院落裏教曲子哉哩。」姚文君道：「勿是個，倪去看。」就和林翠芬尋聲向北，於竹籬甍眼中，窺見箭道之傍三十三級石臺上，乃是葛仲英、吳雪香兩人合唱，陶雲甫吹笛，覃麗娟點鼓板。姚文君早一溜煙趕過箭道，奮勇先登。害得個林翠芬緊緊相從，汗流氣促。幸而甫經志正堂前，即被阿姐林素芬叫住，喝問：「跑得去做啥？」翠芬對答不出。素芬命其近前，替他整理釧鈿，埋冤兩句。

翠芬見志正堂中間炕上，朱藹人橫躺著吸鴉片煙。翠芬叫聲「姐夫」，爬在炕沿，陪著阿姐講些閑話，不知不覺講著由頭，竟一直講到天晚。各處當值管家點起火來。志正堂上祇點三盞自來火，直照到箭道盡頭。

接著張壽報說：「馬師爺來浪哉。」朱藹人乃令張壽收起煙盤，率領林素芬、林翠芬前往赴宴。一路上皆有自來火，接遞照耀。將近大觀樓，更覺煙雲繚繞，燈燭輝煌。不料，樓前反是靜悄悄的，僅有七八個女戲子，在那裏打扮。

原來，這席面設在後進中堂，共是九桌，勻作三層。諸位賓客，畢至威集，紛紛讓坐。正中首座係馬師爺，左為史天然，右為華鐵眉。朱藹人既至後進，見尹癡駕坐的這席尚有空位，就於對面坐下。林素芬、林翠芬並肩連坐。其餘後叫的局，有肯坐的，留著位置；不肯坐的，亦不相強。

庭前穿堂內原有戲臺，一班家伎搬演雜劇。鑼鼓一響，大家祇好飲酒聽戲，不便閑談。主人齊韻叟也無暇敬客，但說聲「有褻」而已。

一會兒，又添了許多後叫的局，索性擠滿一堂。並有叫雙局的，連尹癡駕都添叫一個張秀英。秀英見了趙二寶，點首招呼。二寶因施瑞生多時絕跡，不記前嫌，欲和秀英談談，終為眾聲所隔，不得暢敘。

比及上過一道點心，唱過兩齣京調，趙二寶擠得熱不過，起身離席，向尹癡駕做個手勢，便拉了張秀英，由左廊抄出。徑往九曲平橋，徙倚欄杆，消停絮語。先問秀英：「生意阿好？」秀英搖搖頭。二寶道：「姓尹個客人倒無啥，耐巴結點做末哉。」秀英點點頭。二寶問起施瑞生，秀英道：「耐搭末來仔幾塊，西公和一徑勿曾來歇呀。」二寶道：「該號客人靠勿住，我聽說做仔袁三寶哉。」

秀英急欲問個明白，可巧東首有人走來，兩人祇得住口。等到跟前，纔看清是蘇冠香。冠香道是兩人要去更衣，悄問二寶，正中二寶之意。冠香道：「故歇我去喊琪官，倪就琪官搭去罷。」

秀英、二寶遂跟冠香下橋滑坡而北，轉過一片白牆，從兩扇黑漆角門推進看時，惟有一個老婆子在中間油燈下縫補衣服。蘇冠香徑引兩人登樓，逕至琪官臥房。琪官睡在床上，聞有人來，慌即起身，迎見三人，叫聲「先生」。冠香向琪官悄說一句。琪官道：「倪搭是齷齪煞個哩。」冠香接道：「故末也勸客氣哉。」趙二寶不禁失笑，自往床背後去。張秀英退出外間，靠窗乘涼。冠香因問琪官：「阿是耐勿適意？」琪官道：「勸緊個，就是喉嚨唱勿出。」冠香道：「大人教我來請耐。唱勿出勸唱哉。耐阿去？」琪官笑道：「大人喊末，阿有啥勿去個噯？要耐先生請，是笑話哉。」冠香道：「勿是呀。大人常恐耐勿適意仔困來浪，問聲耐阿好去，就勿去也無啥。」琪官滿口應承。恰值趙二寶事畢洗手，琪官就擬隨行。冠香道：「價末耐也換件衣裳哩。」琪官訕訕的復換起衣裳來。

張秀英在外間忽招手道：「阿姐來看哩，該搭好白相。」趙二寶跟至窗前，向外望去，但見西南角一座大觀樓，上下四旁一片火光，倒映在一笠湖中，一條條異樣波紋，明滅不定。那管弦歌唱之聲，婉轉蒼涼，忽近忽遠，似在雲端裏一般。二寶也說好看，與秀英看得出神。直等琪官脫著舒齊，蘇冠香出房聲請，四人始相讓下樓出院，共循原路而回。

回至半路，復遇著個大總管夏餘慶，手提燈籠，不知何往。見了四人，旁立讓路，並笑說道：「先生去看哩，放煙火哉。」蘇冠香且行且問道：「價末耐去做啥噯？」夏總管道：「我去喊個人來放。該個煙火，說要俚哋做個人自家來放末好看。」說罷自去。

四人仍往大觀樓後進中堂。趙二寶、張秀英各自歸席，蘇冠香令管家掇祇酒機，放在齊韻叟身傍，教琪官坐下。

維時戲劇初停，後場樂人隨帶樂器，移置前面涼棚下伺候。席間交頭接耳，大半都在講話。那琪官不施脂粉，面色微黃，頭上更無一些插戴，默然垂首，若不勝幽怨者然。齊韻叟自悔孟浪，特地安慰道：「我喊耐來勿是唱戲，教耐看看煙火，看完仔去困末哉。」琪官起立應命。

須臾，夏總管稟說：「舒齊哉。」齊韻叟說聲請，侍席管家高聲奉請馬師爺及諸位老爺移步前樓，看放煙火。一時賓客、信人紛紛出席。

第三十九回終。